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另一个亚当·斯密

著 [美] 麦克·希尔 (Mike Hill)

[美] 沃伦·蒙塔格 (Warren Montag)

译 余莉

the 20th century
to deny western Marxism generally.
has not given up the d
104.35
about this q
theory under
Progress. Such as so That is merged and set out
about the working class is not questions on proletariat's foundations; Cha
of the working class newly of class structure about the developed capitalist soc
about the developed capitalist society and function question; Theoretical questio
question and ... there is on theory view?
and summarize and understand western marxist research theme and theory v
However, we should also further put forward the question on this basis: The
existence question and introspection of culture problem under the backgrou
in the world exists in the west. Pe re refute with vanadium law bag yu huan zhang ca
to be empty to fear there aren't Jiao the Shans Tan cut with scissors
work for office wait upon there arent emperor of you maoSulphone terrified
Sketch firm to break car that robe into and summar
research theme and theory view are very valuable robe into and summar
question and introspection of culture problem under the backgrou
history course, can discover, the above argument is one kind
to understand and to grasp the West whole; another view proposes, be
Marxism of existing
century make comp
Marxism. Ma
example, about the marx
A kind of view less
view proposes
the dialectical mat
on theory view? Ab
Marxism in the 20th century
so that's merged
on proletar
about the develop
The
The
the question on the basis. The
problem
the Party
dis

THE ADAM SMITH

另一个亚当·斯密

[美] 麦克·希尔 (Mike Hill) [美] 沃伦·蒙塔格 (Warren Montag)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字：01 - 2015 - 7039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另一个亚当·斯密 / (美) 麦克·希尔 (Mike Hill), (美) 沃伦·蒙塔格 (Warren Montag) 著; 余莉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 10

(知识分子图书馆)

书名原文: The Other Adam Smith

ISBN 978 - 7 - 5203 - 2634 - 6

I. ①另… II. ①麦…②沃…③余… III. ①亚当·斯密 (Adam Smith 1723 - 1790)—思想评论 IV. ①F091.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17787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巴 哲 刘志兵
责任校对 石春梅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封面设计 李华凯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50 × 960 1/16
印 张 34
字 数 460 千字
定 价 9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THE OTHER ADAM SMITH, by Mike Hill and Warren Montag published in English b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Copyright © 2015 by the Board of Trustees of the Leland Stanford Junior University.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transla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www. sup. org](http://www.sup.org).

《知识分子图书馆》编委会

顾问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

主编 王逢振 J. 希利斯·米勒

编委 (按姓氏笔画为序)

J. 希利斯·米勒 王 宁 王逢振

白 烨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 史慕鸿

李自修 刘象愚 汪民安 张旭东

罗 钢 郭沂纹 章国锋 谢少波

总 序

1986—1987年，我在厄湾加州大学（UC Irvine）从事博士后研究，先后结识了莫瑞·克里格（Murray Krieger）、J. 希利斯·米勒（J. Hillis Miller）、沃尔夫冈·伊瑟尔（Walfgang Iser）、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和海登·怀特（Hayden White）；后来应老朋友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之邀赴杜克大学参加学术会议，在他的安排下又结识了斯坦利·费什（Stanley Fish）、费兰克·伦屈夏（Frank Lentricchia）和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W. Said）等人。这期间因编选《最新西方文论选》的需要，与杰弗里·哈特曼（Geoffrey Hartman）及其他一些学者也有过通信往来。通过与他们交流和阅读他们的作品，我发现这些批评家或理论家各有所长，他们的理论思想和批评建构各有特色，因此便萌发了编译一批当代批评理论家的“自选集”的想法。1988年5月，J. 希利斯·米勒来华参加学术会议，我向他谈了自己的想法和计划。他说“这是一个绝好的计划”，并表示将全力给予支持。考虑到编选的难度以及与某些作者联系的问题，我请他与我合作来完成这项计划。于是我们商定了一个方案：我们先选定十位批评理论家，由我起草一份编译计划，然后由米勒与作者联系，请他们每人自选能够反映其思想发展或基本理论观点的文章50万至60万字，由我再从中选出25万至30万字的文章，负责组织翻译，在中国出版。

但1989年以后，由于种种原因，这套书的计划被搁置下来。1993年，米勒再次来华，我们商定，不论多么困难，也要将这一翻译项目继续下去（此时又增加了版权问题，米勒担保他可以解决）。作为第一辑，我们当时选定了十位批评理论家：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保罗·德曼（Paul de Man）、德里达、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伊瑟尔、费什、詹姆逊、克里格、米勒和赛义德。1995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决定独家出版这套书，并于1996年签了正式出版合同，大大促进了工作的进展。

为什么要选择这些批评理论家的作品翻译出版呢？首先，他们都是在当代文坛上活跃的批评理论家，在国内外有相当大的影响。保罗·德曼虽已逝世，但其影响仍在，而且其最后一部作品于1996年刚刚出版。其次，这些批评理论家分别代表了当代批评理论界的不同流派或不同方面，例如克里格代表芝加哥学派或新形式主义，德里达代表解构主义，费什代表读者反应批评或实用批评，赛义德代表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德曼代表修辞批评，伊瑟尔代表接受美学，米勒代表美国解构主义，詹姆逊代表美国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伊格尔顿代表英国马克思主义和意识形态研究。当然，这十位批评理论家并不能反映当代思想的全貌。因此，我们正在商定下一批批评家和理论家的名单，打算将这套书长期出版下去，而且，书籍的自选集形式也可能会灵活变通。

从总体上说，这些批评家或理论家的论著都属于“批评理论”（critical theory）范畴。那么什么是批评理论呢？虽然这对专业工作者已不是什么新的概念，但我觉得仍应该略加说明。实际上，批评理论是60年代以来一直在西方流行的一个概念。简单说，它是关于批评的理论。通常所说的批评注重的是文本的具体特征和具体价值，它可能涉及哲学的思考，但仍然不会脱离文

本价值的整体观念，包括文学文本的艺术特征和审美价值。而批评理论则不同，它关注的是文本本身的性质，文本与作者的关系，文本与读者的关系以及读者的作用，文本与现实的关系，语言的作用和地位，等等。换句话说，它关注的是批评的形成过程和运作方式，批评本身的特征和价值。由于批评可以涉及多种学科和多种文本，所以批评理论不限于文学，而是一个新的跨学科领域。它与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有这样那样的联系，甚至有某些共同的问题，但它有自己的独立性和自治性。大而化之，可以说批评理论的对象是关于社会文本批评的理论，涉及文学、哲学、历史、人类学、政治学、社会学、建筑学、影视、绘画，等等。

批评理论的产生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1960年以来，西方进入了所谓的后期资本主义，又称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跨国资本主义社会、工业化之后的时期或后现代时期。知识分子在经历了1960年的动荡、追求和幻灭之后，对社会采取批判的审视态度。他们发现，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联系的文学艺术，出现了种种充满矛盾和悖论的现象，例如跨国公司的兴起，大众文化的流行，公民社会的衰微，消费意识的蔓延，信息爆炸，传统断裂，个人主体性的丧失，电脑空间和视觉形象的扩展，等等。面对这种情况，他们充满了焦虑，试图对种种矛盾进行解释。他们重新考察现时与过去或现代时期的关系，力求找到可行的、合理的方案。由于社会的一切运作（如政治、经济、法律、文学艺术等）都离不开话语和话语形成的文本，所以便出现了大量以话语和文本为客体的批评及批评理论。这种批评理论的出现不仅改变了大学文科教育的性质，更重要的是提高了人们的思想意识和辨析问题的能力。正因为如此，批评理论一直在西方盛行不衰。

我们知道，个人的知识涵养如何，可以表现出他的文化水

平。同样，一个社会的文化水平如何，可以通过构成它的个人的知识能力来窥知。经济发展和物质条件的改善，并不意味着文化水平会同步提高。个人文化水平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阅读的习惯和质量以及认识问题的能力。阅读习惯也许是现在许多人面临的一个问题。传统的阅读方式固然重要，但若不引入新的阅读方式、改变旧的阅读习惯，恐怕就很难提高阅读的质量。其实，阅读方式也是内容，是认知能力的一个方面。譬如一谈到批评理论，有些人就以传统的批评方式来抵制，说这些理论脱离实际，脱离具体的文学作品。他们认为，批评理论不仅应该提供分析作品的方式方法，而且应该提供分析的具体范例。显然，这是以传统的观念来看待当前的批评理论，或者说将批评理论与通常所说的文学批评或理论混同了起来。其实，批评理论并没有脱离实际，更没有脱离文本；它注重的是社会和文化实际，分析的是社会文本和批评本身的文本。所谓脱离实际或脱离作品只不过是脱离了传统的文学经典文本而已，而且也并非所有的批评理论都是如此，例如詹姆逊那部被认为最难懂的《政治无意识》，就是通过分析福楼拜、普鲁斯特、康拉德、吉辛等作家作品来提出他的批评理论的。因此，我们阅读批评理论时，必须改变传统的阅读习惯，必须将它作为一个新的跨学科领域来理解其思辨的意义。

要提高认识问题的能力，首先要提高自己的理论修养。这就需要像经济建设那样，采取一种对外开放、吸收先进成果的态度。对于引进批评理论，还应该有一种辩证的认识。因为任何一种文化，若不与其他文化发生联系，就不可能形成自己的存在。正如一个人，若无他人，这个人便不会形成存在；若不将个人置于与其他人的关系当中，就不可能产生自我。同理，若不将一国文化置于与世界其他文化关系之中，也就谈不上该国本身的民族文化。然而，只要与其他文化发生关系，影响就

是双向性的；这种关系是一种张力关系，既互相吸引又互相排斥。一切文化的发展，都离不开与其他文化的联系；只有不断吸收外来的新鲜东西，才能不断激发自己的生机。正如近亲结婚一代不如一代，优种杂交产生新的优良品种，世界各国的文化也应该互相引进、互相借鉴。我们无须担忧西方批评理论的种种缺陷及其负面影响，因为我们固有的文化传统，已经变成了无意识的构成，这种内在化了的传统因素，足以形成我们自己的文化身份，在吸收、借鉴外国文化（包括批评理论）中形成自己的立足点。

今天，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资本的内在作用或市场经济和资本的运作，正影响着世界经济的秩序和文化的构成。面对这种形势，批评理论越来越多地采取批判姿态，有些甚至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因此一些保守的传统主义者抱怨文学研究被降低为政治学和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对文本的分析过于集中于种族、阶级、性别、帝国主义或殖民主义等非美学因素。然而，正是这种批判态度，有助于我们认识晚期资本主义文化的内在逻辑，使我们能够在全球化的形势下，更好地思考自己相应的文化策略。应该说，这也是我们编译这套丛书的目的之一。

在这套丛书的编选翻译过程中，首先要感谢出版社领导对出版的保证；同时要感谢翻译者和出版社编辑们（如白烨、汪民安等）的通力合作；另外更要感谢国内外许多学者的热情鼓励和支持。这些学者们认为，这套丛书必将受到读者的欢迎，因为由作者本人或其代理人选择的有关文章具有权威性，提供原著的译文比介绍性文章更能反映原作的原汁原味，目前国内非常需要这类新的批评理论著作，而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无疑会对这套丛书的质量提供可靠的保障。这些鼓励无疑为我们完成丛书带来了巨大力量。我们将力求把一套高价值、高质量的批评理论丛书奉献给读者，同时也期望广大读者及专家

6 总 序

学者热情地提出建议和批评，以便我们在以后的编选、翻译和出版中不断改进。

王逢振

1997 年 10 月于北京

致 谢

本书作者感谢埃米莉－简·科恩（Emily-Jane Cohn）在本书整个完成过程中所给予的支持，感谢她在此期间所表现出的耐心。在阅读了本书初稿的读者中，我们要特别感谢埃里克·史莱塞艾尔（Eric Schliesser）和米切尔·沙皮罗（Michael Shapiro）提供的建设性意见。南希·阿姆斯特朗（Nancy Armstrong）在《另一个亚当·斯密》的最初阶段所做出的评论既犀利又中肯。我们感谢塔尼娅·弗劳里斯（Tania Flores）和斯坦福编辑团队——特别是埃米莉·史密斯（Emily Smith）和詹妮弗·高登（Jennifer Gordon）。书中的任何遗留错误，责任全在本书作者。

此外，麦克·希尔（Mike Hill）的以下同事和朋友在该书写作的不同阶段阅读了其中的某些章节，或以其他方式对本书的完成给予了支持：理查德·巴耐（Richard Barney）、凯文·弗莱（Kevin Frye）、劳拉·希尔（Laura Hill）、麦尔文·杰克逊（Melvin Jackson）、托尼·加莱斯（Tony Jarrells）、蒂芙尼·卢塞（Devoney Looser）、毛特·舒曼（Mort Schoolman）和格里夫特·西斯金（Glifford Siskin）。在本书大部分章节的写作期间，希尔一直担任纽约州立大学阿尔伯尼分校英语系系主任，他希望对那里的同事表示感谢，感谢他们对这项学术研究的理解，因为它必然分散了他在管理职责上的精力。该校艺术与科学学院的艾伽·武夫特（Elga Wulfert）院长准许他一个学期不上课以完成这本

书。最后，希尔要对过去几年中在关于启蒙的研讨班上做出评论、提出质疑的研究生表示感谢。

沃伦·蒙塔格（Warren Montag）感谢理查德·巴耐（Richard Barney）、迪莫斯·坎贝尔（Timothy Campbell）、罗伯特·艾斯珀斯托（Roberto Esposito）、罗伯特·马克雷（Robert Markley）和克里斯蒂安·马罗比（Christian Marouby）——他们提供了各自的意见和建议。他同样感谢西方学院学术部副主任姚格·冈萨雷斯（Jorge Gonzalez）为本研究提供的支持。

目 录

引 言 “渐趋淹没” 另一个亚当·斯密是哪一个?	(1)
第一章 “无知产生的美妙诧异”: 亚当·斯密的 知识划分	(44)
第二章 “争论不断的合并”: 从亚当·斯密到斯宾诺莎 跨越个人成见的争执	(158)
第三章 “数量,噪音,权力”: 作为历史方法难题的 暴动	(218)
第四章 “豁免,自由的必要补充”: 僵尸经济学的 诞生	(350)
自由竞争/任其毁灭(第一部分)	(350)
“不可能存在强制性的生存权”: 自由竞争/ 任其毁灭(第二部分)	(446)
索 引	(492)

引言

“渐趋湮没” 另一个亚当·斯密是哪一个？

2008年10月，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期间，美国众议院监察与政府改革委员会共举行了五场听证会以对全球性的金融崩溃达成初步理解。^① 根据委员会主席亨利·魏克斯曼（Henry Waxman）的说法，第四场听证会讨论的是“联邦监察员的行动——和不作为”，因为“华盛顿的普遍态度……市场……最了解情况”（《金融危机》（*Financial Crisis*）。为此，美联储前主席阿兰·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于2008年10月23日被要求说明联邦监管或失于监管在此次危机中的影响。魏克斯曼在对格林斯潘进行质询时直截了当。他最尖锐的问题包括将格林斯潘自己说过的话重新抛回给他：“我的确有一种思想。我的判断是自由的竞争市场迄今为止是组织经济活动的至上法则。我们尝试过监管。没有什么监管真正发挥过效用。”（《金融危机》）缺乏监管已经导致全球性的有毒资产聚积（其中大部分源自美国），它们被出售、重新打包、重新出售，直到整个金

^① 美国众议院，监督和政府改革委员会，*The Financial Crisis and the Role of Federal Regulators*，第110届大会，第2次会议（2008年10月23日），<http://oversight-archive.waxman.house.gov/文献/20081023100359.pdf> 这个网址也包括听证会上特别证词的链接。

融系统崩溃，因为有这么明显的事实，魏克斯曼其实只需问格林斯潘是否一直都不是囿于他自己的思想方式：如果这位前美联储主席是在某种意识形态的基础上做出了各项决定，那么在全球金融危机这个背景下，他现在恐怕必须承认这个意识形态是错误的。

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格林斯潘承认，不光他有意识形态，“每个人都有”（《金融危机》），不错，他的意识形态在某些方面已经证明是错误的。哪些方面？格林斯潘的回答闪烁其词，很有技巧：并非因为对次级债权证券化失于监管，而是他所称的“对应机构监督”（counterparty surveillance）（即在竞争环境中追逐自身利益必须有的知识，无论是金融机构，还是投资人都应具有这些知识）的失败导致了此次危机。因此，自身利益和追逐此利益所必需的知识——最有把握的、自然的、内源性的（相对于人为的、外部的、外生的）市场监管形式——没有发挥作用。结果是“百年一遇的信贷海啸”（《金融危机》）。

2008 年的金融崩溃所产生的后果已经无情地摆在面前：不是质疑某种显然已经失败的意识形态，而是各主要经济大国重申了它们的信念。进入 21 世纪以来，实行紧缩政策的决心或许从未如此坚定：福利国家空洞化；民间组织的解散，包括公共高等教育的取消；不仅是前国有职能部门被无情地私有化，连最基本的生活要素水和空气也被私有化；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不平等日益加剧。^①

① 关于世界财富分配的统计数据令人震惊，也很容易找到。根据联合国的一项研究，这个数据很有价值，因为它是目前此类研究中规模最大的，这个世界上 1% 最富有的成年人拥有这个地球上 40% 的财富。见 James Randerson, “World’s Richest 1% Own 40% of All Wealth, UN Report Discovers”, *The Guardian* (2006 年 12 月 6 日), <http://www.guardian.co.uk/money/2006/dec/06/business.internationalnews> (2014 年 3 月 11 日查询)。

今天，甚至斯密那十分有限的对穷苦劳工的同情看上去也像是一种道德准则，它在关于如何有效、快速缩减已经被缩减的政府职能的辩论中没有合法地位。很明显，格林斯潘所指的那种意识形态的失败，不管他在承认这一点时所使用的语言多么含蓄，都绝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它是，某种意识形态的失败，根据这个意识形态，只有一开始相互分离的个体才能最有效地生产和分配世界的财富，他们以可能是最理性的方式追逐其自身利益。关于合理的自我利益的假设导致了这样一个供需法则，它不仅解释了价格波动，而且保证了劳动与资本的有效分配，因此推动社会不断发展，而危机不过是为了更大的繁荣而必然会有修正。

在他向众议院监察委员会所做的证词中，格林斯潘始终不提他的理论，而是说他的“意识形态”，注意到这一点很重要。如果他搬出一个模式，很清楚，这个模式——通过固有的“对应机构监督”原则监管衍生市场——事实上就是这个意识形态本身的一个附带品。意识形态远比理论或模式宽泛，而且它的成功非常荒谬地取决于它所掩盖或排除的事物：它就是一种世界观，在这种情形下，和在其他情形下一样，不仅蕴含着一种经济学，而且蕴含着一种政治学，一种方法论，最后还有一种经济神学，如果经济概念在历史上与那些神学和天命概念是相互分离的话。

“意识形态”一词在格林斯潘那里是一个不太确定的关键词，有时和它的词源学意义相同：一种思想体系。但是，是关于什么的思想？而且哪些思想被包括在一个特定的意识形态之内，哪些被排除在外？但是，更常见的是，尤其是在20世纪，使用这个词时一直带有轻蔑意味。有人会将其对手的话语斥为意识形态的，而非客观的或科学的。正如我们今天所说的，为了某些政治计划或议题的需要，意识形态常常